

# 南湖月

刘富道





2 035 8191 7

# 南湖月

刘富道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 035 8191 7

## 内 容 提 要

刘富道是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新秀。他的作品，展示生活的光明而不粉饰虚夸，揭露社会的弊端又免阴暗颓丧。他注意朴实地描写普通人民的善良、正直、高尚的情操，捕捉生活中的情趣。文笔轻快、简洁，有湖北乡土味。这本集子收录了他开始发表作品以来的全部小说，包括他的得奖作品《眼镜》和《南湖月》，既适合于广大小说爱好者欣赏，也可供文学研究、评论工作者参考。

## 南 湖 月

刘 富 道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6.125印张 2插页 97,000字

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51 定价：0.58元

## 目 录

迟到的拾贝人(代序).....	1
眼镜.....	8
怕老婆的师傅.....	34
多提宝贵意见.....	46
稀客.....	51
闲叙.....	61
市井轶闻.....	70
南湖月.....	83
分鱼.....	110
亮.....	124
福斯塔夫爵士和风流娘儿们的 共同遭遇.....	139
关键时刻.....	144
老首长.....	156
铿锵的锤声.....	170
写一点生活的情趣 ——谈《南湖月》.....	188

## 迟到的拾贝人(代序)

### —

去年夏天，我们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一起到北戴河小憩，我第一次看见大海，大海真大。我们都想拾些贝壳，以志纪念。清晨，我被同室的浩增同志早早地叫起来，到海滩一看，比我们早的大有人在，这时我脑子里马上出现一个念头：好的都叫别人拾走了。事实也是。谁叫我起得晚呢？

既然到海滩上来了，我还是得拾，在早起的游人已经踏过的海滩上拾。有好些贝壳，在我看来形态和色彩都是挺逗人喜爱的，但心里总存有一个芥蒂：可惜最好的都已经叫人拾去了。

我拾了小半塑料袋，带回招待所就藏匿起来：不是怕人要，而是怕人笑——笑话我的鉴赏水平低。可是，还是让好事之徒发现了，他们嘲弄我，说应该把它们扔得远远的。

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，但我仍然珍惜那些在别人已经拾过的海滩上拾到的贝壳，因为它们是我自己拾到的。

## 二

很难回忆起，是哪一天我情窦初开，爱上文学并结下不解之缘的。

小时候，每逢春节与堂兄弟一起到外村亲戚家去拜年，一路上我的大伯父要给我们讲些古董，给我们出些非常难对的对联。我记得有这样一副：

炉包芦 雨淋淋 芦湿炉不湿  
桥晒莽 风飒飒 莽动桥未动

这里，桥上晒着莽麦，正好对上了炉子包上芦席，炉芦同音，桥莽同音，这是对得绝妙的。

走着，想着：就没有别的下联吗？

我们乡间的路，多是梯形水田间的田塍。冬天，水田都蓄着水养田。我看见上田的水，从壑口往下田潺潺流着，顿时，我对上了：

沟下钩 水流流 钩动沟未动

我们那里用渔钩捕鱼叫做下钩，在河沟里下钩，正好对上。

这种智力测验式的文字游戏，就是我们少年时期的文学活动，它引起我们对文学的兴味。所

以我说，我爱文学的初衷，绝不是因为“这危险，让我来”，而是“这有趣，我也来”。直到念高中，接触到一些古典文学，才被古典作家们的文格和人格诱惑了，并渐而增长了一点社会意识。

### 三

一位十五岁的高中女学生，根据一则报道提供的线索，走一路，问一路，找到我们的营区。我暗自赞叹她的勇气，我虽说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她却是要找一个大人呀。

毕竟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找一个陌生的人，她初进屋，表情显得紧张。

“你喜爱文学？”为了融洽气氛，我这么问她。

“喜欢。”她把头向下一歪，若有所思地说，她非常爱好文学，但以后高考要报考理科，将来业余从事文学创作。

奇怪吗？矛盾吗？不，我当年也是象这位小姑娘一样想的。当文学之谜和科学之谜同样强烈地诱惑我时，我想人生不可没有文学作伴，但文学可以自学，我就理智地选择了理科。然而，生活把我推到了文学的怀抱。当我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的时候，文学她说：来吧！我爱所有的人，我接受一切人的拥抱。于是，我外表羞羞答答地，而心里执着地追求她。

#### 四

我们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老师，是个辞令刻薄的人。他在作文讲评课，把我列为全班词汇丰富的三名同学之一。但是，他专门给我加了一个“但是”——“有时弄巧成拙”。他的这种表扬，把我弄得哭笑不得。那时是绕着弯儿把新学来的词安进作文里，以安进去为快。还有一点儿标新立异的进取心：自己说的要与别人说的不一样，自己这次说的要与自己上次说的不一样。

我以为，文学虽然不是文字游戏，文学却是语言艺术；“成拙”固不可取，“弄巧”却不可废。我们写文章，不能不注意追求某种效果，我追求的效果是有趣，因为我担心别人不看我的作品，或者看上一页就撂下了。

#### 五

“你的老师是谁？”

我的老师是书本，主要是书本。在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文学青年的时候，我没有勇气去拜一位作家为师。由于我气质上的这一弱点，使我在黑暗中摸索的路程特别特别的长。

一九六三年夏天，我和我们连队的一位战友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，他提议星期天上午送给在



襄阳县工作的吉学沛同志看。可到了星期天的早上，我胆怯了，我们没有去。一九六四年，我做新闻报道工作，去丹江采访，一位战友带我去看碧野同志的《红花开在山崖上》的那个山崖上的小亭子，那时碧野同志就住在半坡上的一所小平房里，我没有勇气去打扰一位作家，我离这所小平房那么近，可我觉得它是那样神秘。正是这么一种神秘的色彩，诱惑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艰难而又不倦地爬行。那些年间，碧野同志的散文和报告文学，滋润着我饥渴的心田，学沛同志的小说集是我的小说入门课本。直到一九七八年省文代会上，我才远远地见到多年景慕的这两位作家。

我是在书本里寻找作家观察生活的视点，揣摩他们的艺术匠心的，而无缘听导师面授机宜。如果我得到一位导师的直接指点，也许会写得早一点儿，写得好一点儿。由于我有这么一点经历，每当我看到有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朋友拿这样的问题问别人：“我应该写什么？我应该怎么写？”我就暗暗想，这是应该问我（自己），而不应该或不一定非要问别人的问题。

## 六

最初写的小说《关键时刻》和《老首长》，主题可谓集中，可谓鲜明，集中到可由一条排印成黑

体字的引文概括，鲜明得一目了然，形象解释黑体字，绝无旁枝杂叶。也曾感觉到，文学作品排上一段又一段黑体字，似乎过于严峻了，可我自以为选择的引文简短准确，而沾沾自喜。

和方志民同志合作《铿锵的锤声》，给几位同志谈构思时，我谈的是一个转变人物同其他人物的关系，忽略了主题，即“通过什么，说明了什么”，暗自为没有找到主题心虚。那时候，一位负责同志对这篇小说作了难得的批示：“虽然不符合三突出原则，但仍不失为一篇好作品。”开放了绿灯。作品发表以后，也提心吊胆捏了一把汗。现在读起来，不仅觉得它幼稚，而且也显然留下了向“三突出”靠拢的疤痕，一个不是用黑体字表现的主题，依然象一条杠子生硬地插在作品中间。

这就是我的起点。

羞愧吗？痛苦吗？——当我回首往事时。然而，我要硬着头皮说，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给我们打下的印记，抹也抹不掉的印记。我们是在文学前辈们销声匿迹时，乘虚而入文学之门的，是巨大的悲剧中的小幸运儿。

## 七

本文的前五章，是今年四月间从《长江文艺》之命，为《我与文学》专栏写的。附在集子后面的

文章——《写一点生活的情趣》，是去年九月间从《小说选刊》之命，写的一篇创作谈。在绵延千里的文学海滩上，我是迟到的拾贝人。还是中学生的時候，就悄悄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笔名——奔放，以为自己想出来一个新词儿，其实一本书里早有人用过了，原来它不属于我，我不能用它。而今，侥幸成了一个注册的所谓作家，却依旧用父辈强加于我的，毫无文学气味的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看它听它写它的名字发表作品，我常常感到痛苦和懊恼。刘富道——什么意思！

我不是号称要写一点生活的情趣吗？

情趣，你在哪儿？

1981.8.8 补续

## 眼 镜

下了班，我推着自行车正要走，突然背后有人喊：“魏荣，等等！”回头一看，是我们铸造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珍。她四十多岁，人挺热乎，我们平素就称呼她许师傅、许大姐、许姐，怎么亲热怎么顺口就怎么叫。我叫了声许姐，等她推过车来，一起汇入下班的人流和自行车纷杂的铃声里。

“魏荣，我们推着车慢慢走会儿好吗？”出了厂门，许大姐说。

“好，大姐。”

许书记眉梢轻快闪动着，甜甜叫我声荣荣，问我今年二十几岁了。

“许书记，我二十几你能不知道呀。”前两天她还有意无意问过，这会儿又问，要说啥呢，我心里扑扑腾腾的。

“你的个人问题怎么处理呀？”

“个人问题”是个“代名词”，那意思谁都知道。

大姐提起这事，我脸热得发烫。装做不懂地问：“啥个人问题呀？许姐。”

“傻丫头！你看中谁呀？”

“谁呀？”我心里好慌乱。

“谁，你心里没数？！”

“许姐，你说谁呀？”我又害羞，又想听听。

“谁呀谁呀——看你急的！”许大姐停住脚步，双手扶住车把，扭过身来，故意逗我一笑。

“许姐！你别……”

许姐慈爱的脸庞上，顿时抹上一层神秘而认真的神情，她把车停在马路边边上，伸手拢了拢我掉在前额上的头发，又扯了一下我的衣领，亲切地说：“我们一个车间的，给你们家打过炉子的那位，你不喜欢？”

“啊？！大姐，你说眼镜？！”

“怎么，你今天也这么称呼他？”

“许姐，你真会开玩笑！”

许姐抿起嘴笑，一对好看的眉梢又轻快地闪动着，好象她看出我和陈昆有什么秘密似的。

我心里简直象撒了一把红糖拌辣椒面，不知道是甜还是辣，慌忙说：“许姐，选他当积极分子，我举双手赞成；可要我选他……”我话没说完，跳上车飞快跑了。

身后，远远传来许书记的声音：“荣荣，想

想，别急……”

一阵风跑回家，上了楼，我一屁股坐在床上。

哎呀，心里乱死了，周围的亮光和声音，都那么叫人讨厌。衣柜上的水银玻璃，平日上班下班我总要对它整理头发，整理我那非常合身的蓝色工装，这会儿，它仿佛是他那一副高度数的眼镜。咖啡色的镶边，突然发黄了，和他那老黄老黄的眼镜框一样样；我下意识扭过头，哎呀，电灯泡，玻璃杯，圆瓶盖……幻变成一副副眼镜，一起直瞪瞪地望着我，如同他平日对一切事物都要考察一番的神气；我闭上眼，不去看什么，却又摆不脱声音的缠扰，临窗马路上，汽车川流不息，操着不同的腔调：“滴滴——滴滴——”象厂里一些人或者善意或者恶意地叫他的外号：“眼镜——眼镜——”

“爱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，我……”心里一急，我直想哭。

妈妈来喊吃饭。我这么伤心的样子，可惊动了一家人。妈妈着急地说：“荣荣，干啥这样呀，有事说给妈妈听。”爸爸也进来说：“魏荣，都是党员了，啥事不兴对你们许师傅说说，到底是为啥伤心呀？”他们只是问，只是劝，我啥也不说。好一会儿，他们只好先去吃饭。

晚霞收起了嫣艳的脸面，街灯投进了抚慰的柔光。市街传来一片欢声笑语，毛主席三项指示的劲风，吹遍了我们全市，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鼓舞人心。我也是干得满快活的人，却冒出了这么烦人的“个人问题”，真是！我没有开室灯，懒懒地斜躺在床上。厨间，不时传来声响：刷洗锅碗，掏炉子，妈妈不间断的自言自语。一会儿，妈妈端着碗进来，喃喃说着：“哎，一天烧三遍火还嫌不够，还要我烧四遍。哎，亏得陈师傅打的炉子好烧，眨个眼，面条就熟了。这，吃了睡！”

一碗面条在床头柜上冒着热气，我瞥了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哪个认得陈师傅陈师傅的！”

妈嘴一撇，说：“这个伢，有气朝我出可以，你朝人家陈师傅出？”

“我不认得他！我不认得他！！”

“鬼东西！怎么哪？陈师傅给我打炉子，打出了名，左邻右舍哪个不认得他！”妈妈一个劲唠叨，我懒得理，她越说越起劲了，“是你说的，陈师傅是个知识分子，肚子里有货，学问深，厂里技术革新少不了他。你们厂的那个跳得高，他怎么当了副主任的罗，狗屁不懂，还批陈师傅什么白专道路。你们许书记来，我说，陈师傅会打炉子，她说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党培养起来的，不容易啊。是你说的，别看他戴副眼镜，样子吓人，其实没有臭

架子。你请他来，我看他戴副眼镜，真不敢相信他那个大知识分子，泥得好我的小炉子，怕他拿不下来。看他的手艺，象那么回事。我就喜欢这种人……”

“你喜欢，你喜欢！你少说几句好不好，妈！”

“好，好。我不说，你吃，冷了！”

妈出去了。我把面条一根根朝嘴里挑，也尝不出咸淡，心里七思八想，想来想去离不开他。请相信，我心里根本没有什么感情的萌芽。不知为啥，他那瘦长的身条，不修边幅的模样，叫一副眼镜损害了的仪表，偏偏在眼前晃来晃去……

陈昆是工学院铸造系六二级学生，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，他分到我们厂我们车间。以往大学生到厂当技术员，算技术干部。他到厂，要求下车间，跟着工人师傅从打炉子、做砂模学起。他在车间很能干，师傅们喜欢他，要求厂里发给他劳保服。渐渐地，铸造工活路他都会做，进了新工人，许书记让他带青工，也就有人称呼他陈师傅。

大学生毕竟是大学生，知识分子毕竟是知识分子，年纪轻轻的，戴副眼镜，平常说起话，不知哪来那么多词儿。有爱听他摆，佩服他的；也有人只要见他开口，就嘴一撇：“知识分子！”我们厂里的那个跳得高——就是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的



角色，从来不喊他的名和姓，开口就是“臭老九”。对于他这种态度，群众也颇为反感。然而，这么一种观念，却不胫而走，无形中影响着一些人，好比是一种病毒流行，你不喜欢感染，又难以幸免。陈昆，也为这点苦恼过，眼镜，似乎也成了他不光彩的外部标记。

我有些同情他，眼镜常常弄出些故事。听别人说，有回下班洗澡，眼镜叫水蒸气蒙住了，他只好取下挂在衣钩上。洗完澡，摸衣钩，眼镜不在，又四下摸不着，急得直喊：“哪位师傅做做好事吧，我的眼镜呢？”老师傅、小青工笑着帮他找，也找不着。这时墙角有人喊：“眼镜（这是在喊陈昆）！眼镜在这里呐！你来，你来呀！”这声音是跳得高，他那时还算我们工人中的一员。有位老师傅明知是挑衅，上前忿忿抓过眼镜给了陈昆。

拿这当笑话传，我笑不起来。

也许是我平素不笑他，又是个党员，他爱同我说话。我们都在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里，一起说话做事的机会多，听他的词儿也不算少。

我们家台炉坏了，烧顿饭伤回脑筋。妈说：“你们车间不有大炉子吗，家里的小炉子，你就不能动手呀。”休息时我真的动手，炉膛糊得可好，抹得光光的，看着真好看，一烧却开裂了，妈直笑我。我隐约听陈昆说过，他也打过炉子，闹过笑